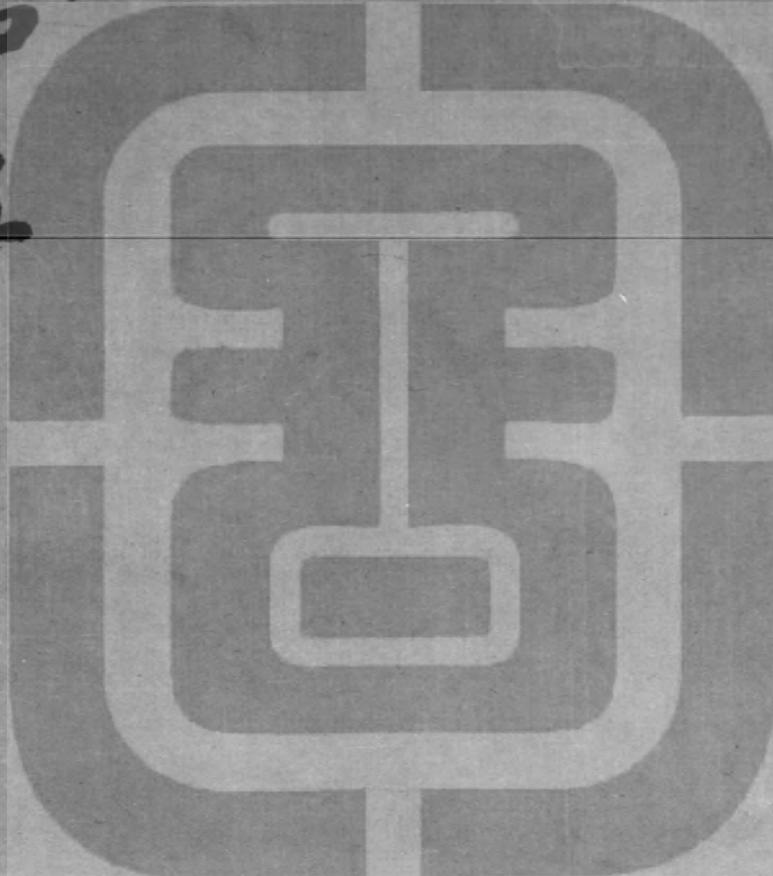


蜀志

三十一至四十五

蜀志一冊

國志第五



蜀書一

三國志三十一

劉二牧傳第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

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

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

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吐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

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欲正祖也而并州殺刺

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費瑊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焉牧伯各以本

改刺建焉
牧伯而任
如重
言建此議
不當以
為州牧

從後漢書
校按作
中郎近是
師祝作中

劉昭曰劉

焉微係自

為身謀之

建學州之

親亮每一

日之治也焉

牧蓋王造帝

張益之益
宋本作堂

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焉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宗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趙岐孟子注云孔子舉堯毛之意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

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御

劉焉以是也
有天子之求
焉收以修
焉道後造
焉與頭有
焉君志心
焉天火燒
焉也

表為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焉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宗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寃極圖議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焉翊趙謙等舉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天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其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子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衰秋毫之善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

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贊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青羌與戰故能破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

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鑣械於郿

焉爲陰獄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

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

殺於

璋殺魯母及弟此果鹵莽也極

唐瑁牛曹而判史皆未可說或有脫誤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祇災與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穎川扈瑁

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蠢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

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

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曹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璋自絕習鑿齒曰曹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我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

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

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

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

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

曹公見

胸臆二字近日諸儒攷正為後

所破二字以

意改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

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

御史中丞

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

墊音徒

協反

錦帛以資

送劉備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

射騎千匹車千乘縵絮

財物下北

監本有及

字

宋本作

本

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

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

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各附贊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

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二收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劉志者非存昭烈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

義莫非天子之事道在故主之恩淵矣哉

劉光當於劉
先車見劉
表傳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於討逆系漢統則二枚乃冠身與王愛其例逆其詞亦待後

之人自過其旨於參錯逆誘之中故非當時所創也

孫權序父兄之基業猶之玉承捧緒討虜討逆傳以配魏武紀云爾
獨先主以宗室崛起前無所承乃細主制之收傳若晉帝王之
與必有驅除虜言漢祖之有項羽光武之有董卓始尊而奉之隱然在
魏吳之上義則新指歸甚正以意逆志是在善讀書者

蜀書一

三國志三十一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二

先主傳第二

章武

陳壽作史以魏為正統則是夷蜀於吳也乃於蜀稱主稱諱與名者迴不侔矣且明著中山帝繫非所以形乞步携卷之醜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兒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

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子封十五年元初五年坐酎金失侯元始封之明年為元初也此云元狩六年亦十年矣誤

魏志管轄傳幢：回特

京賦樹羽幢引此作幢：東音同

孫權：去續漢書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計上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第其後京校屬其可考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
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
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
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略曰平原劉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于平薦備於
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葦反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
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
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
去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
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記云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諸公俱還沛國募召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為青州為主表

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

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

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

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

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

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

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

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

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

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

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

彼字疑作部

注中作部

始有眾五千合

助騎飢民共萬

本按字從宋

先主為平原
相持曾遣
精兵三千人
圍攻北海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

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

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

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請袁紹曰天

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

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

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

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圖之布不聽以狀

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與兵使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

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

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身車騎將軍

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箸華陽國志云子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

震之威乃可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救此則古今外
家大人行通謂
之勇

家中北骨
世五言身

承元板作來
雅元板作

此字校通
元板作此

散字校來本
請字校來本

宋本作
將吉妻息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

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

關羽守下邳而

身還小沛

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規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

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

臣松

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竝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先主

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

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

重

駐月餘日所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亾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九州春

秋曰備

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計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

魏書曰先主

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曹公南征在
建安十三年
此上是有脫

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上備
領荆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
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
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
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
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
刃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重遺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
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
墓遂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
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直不夫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蔘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

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手劉表二子并令與備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過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
魯肅計進往鄂

縣之樊山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口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
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
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
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
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
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

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必之地告急於吳而
復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與曹公戰于赤

吳巨為步騭
所斬見吳志
去變傳及陽
孝信

江表傳曰專
赤壁之功而
不能掩其口
之即為一地

先主欲
授吳巨
以兵
相見英
雄失路
有之技
亦依之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

少不足以安民後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

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

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

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權遣使云欲共取蜀

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

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

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

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

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

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

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瑜率水軍

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

梯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任瀋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
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
先主留諸葛亮松後得法正皆厚

若欲權借者
安得自表琦
荆州亦江
表傳大言也

梯當作梯
瀋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
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承元板作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
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
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
璋特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
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
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
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牛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
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

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
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

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

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

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
蜀郡人家世寒門小有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

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

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
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
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
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
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濟平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傳
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

惜字則字
限從宋本

持通鑑作
行宋本亦
作行

李云規模
何讓高光

蜀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人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竝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蒙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此支李平西
造見楊成
傳注

郃字叔行

此支李平西
造見楊成
傳注

此一本作情
毛叔下作情
何云叔部
作部是官

法正傳云
此山字當
下字當
下字當

龐義事見
季漢輔臣
贊程季生
贊注

李云云不
置妙絕千古
括後注乃廣
漢李朝所作
此又在西京
中亦不易多
得而後是諸
萬公所改竄
所謂東里潤
色之也

魏志僅載潘
勳九錫冊命
其餘勸進
受禪之文
緊從刊削
權稱尊號
益復略焉
獨於漢中
表上武擔
告天之文大
書特書其
予奪褒貶
斷可見矣
蜀雖偏隅
而文氣蔚
穆遠出魏
吳之上亦
為可貴

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

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今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兒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亂亂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軍師將軍臣諸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

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

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

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

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

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

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

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

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

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

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

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

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

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

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

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中書令奏
見補臣詳

字筋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親未本作臣

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還治成都當將未必懷安

前一節全意是西京氣味東京氣味

但與高祖...
地不得其民故
不久駐耶

亭林云...
建興中丞相亮
領益州牧命周
為初學故事與
此前後不同按
年七十當昭
烈即位年佳二十
有三未必與初
進之列從本傳
西是
其見年二
十三不...
占勳進早

圖書案...
權時...
軍治...
不...
奉...
時...
者...
楊...
此...
德...
德...
德...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
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
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讖緯孔子
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
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
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
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
星處之眾邪消亾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
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
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

又案南陽
黃柱毛本
漢書王莽
則此黃柱
黃柱之祀也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竝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具至。伏薦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字從宋本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

此劉巴之辭
見已傳

李云：雖當是
惟

邦當是祚
似不容以去改

臣子何則
蓋以孝景
南有君之
以意推而
之意推而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冀行天罰，備雖忝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憲章而載記關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

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

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

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許交亭駐

營自恨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

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

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躡躡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

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

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

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

將軍陳留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

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

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

道公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人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魏亭之敗蜀

大將黃權等

降魏於時蜀

師新挫先主

退保白帝喘息

未定與孫吳

人皆懼和

以月蜀史自李

節之詞非事

實也

物之繁曰善不精

足以成也愚不精

也以此為無傷

而不可掩罪大

不可解則以此

其後則知書之安

備好可
以陸也
泰考

射君即
事申即

李云後半意味淺薄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書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書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意其發病死眾人乃知其意其書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其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書二

西川宅鳳葛氏雷向南甫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三

陳壽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建興 延熙 景耀

梁卓傳曰魏志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載此帝露布曰劉升兄弟守空城此則又字升之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備在小沛

不意曹公卒至遂遷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為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臣松之案

本為字亮亦

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

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嵩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 先是

益州郡有大姓雍閩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嵩夷王高

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

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

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

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

名曰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傾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丞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離早世也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先截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慣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獲舊都
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于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礙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塵首路此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如焚疑作焚

李云大書曰持書故仲淹謂

則字長行

此詔猶有

定字從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斜余奢反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

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

護李平廢徙梓潼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有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江有飛渡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

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將軍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

魏延本督漢中

時左將軍向

此似不必特書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

乃自備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不書吳王

蔣琬統事十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竝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

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縣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維傳作亡

黃皓專政五

子非特中
將且於後
有若愚乃
年進道不
及及直待
年補益誠
亦不解

當作河關
維傳同

在位四十
一年

似何救

書北地王
謀自殺悲
之也所以罪
也嗟者父
子死節亦
在於後主
傳著之

蜀書至此
因難以文矣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
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
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

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誡傷國之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重綬紹良與艾相遇於雒

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

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躡憑隴而公

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仲功往代銜命來征思

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求

辭謙中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

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與櫬自縛詣軍壘門艾

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驛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

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

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

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

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

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又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大

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

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
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
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

先主宣
州賜以
直到珠
五斤其
千斤其
領賜者
差物力

柳記載
隱區多
柳記載
實耶

編者行

蜀書三

蜀川宅園
氏書通甫

三國志三十三

蜀書四

三國志三十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二主妃皆稱皇后而吳稱夫人璿稱太子而孫登孫和直稱名且於蜀備載策文施用奉祀體其標異焉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

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

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

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

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

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

神極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極

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

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

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大上昭靈夫人為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

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諸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姆后先主疑與婿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

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

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

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建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及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孫夫人死吳
帝生建興十
八年張趙小
泝流而上前
孫夫人先定益州
諸葛公與孫夫人
吳當在建安二十
年荆州時
李云孔明亦不
直正

立后建儲物
使向朗攝行
丞相事以重
策命禮成
即罷以朗傳
不載

自殺

何以此后
吳喬
年
吳喬

李昭儀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論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書

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而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姆后先主疑與婿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晉

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

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臣請太尉告宗廟尉官疑誤世譜曰壹孫喬沒李車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不載自殺

孫夫人還吳
孝愍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論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

右夏五

臣請太尉告宗廟尉官疑誤世譜曰壹孫喬沒李
按向二主侍主太尉官而只有大司馬
此太尉以太常不知是也

世譜曰壹孫喬沒李
十年不為雄屈也

車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立后建儲坊
使向朗攝行
丞相事以重
策命禮成
即嚴以朝信
不載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
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

李昭儀

何以詠君
臣之又何
以知孫夫人
在延建二十
年李昭儀
時耶
吳喬

引雲別傳
云孫夫人
西征在道舟
船逆味而夫
人內欲將後
主還吳中
占時起勒兵
截江乃得後
主還上洋
李昭儀

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主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一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

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亾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瑋璿謀詢璿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

爲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書四

黃川出圖章
氏書同前

三國志三十四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

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

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

將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列當在列

石韜五建康

州平史其

孟威為涼州刺史才治名官正承東將軍見魏志

李雲問辭自是以發志士之氣亮一見而知先主雄姿傑出者此也

先荆後益確有或算於胸中是以坐言起行不與尺寸

落字記

荀攸見說文此以身補又正補請作既謂元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可不思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歸於魏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羅者德視於數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

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落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

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奸結時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巳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孟建附見魏志溫恢

魏從宋本

魏從宋本

魏從宋本

魏從宋本

德好續帽語
久矣

李云謹家如

李云千古處
最合於道者一
人而已

李云千古處
最合於道者一
人而已

李云千古處
最合於道者一
人而已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
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 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
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

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
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各福木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自聖突面被
髮而走為吏所得詰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雜礫之擊故以令於

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
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
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屢任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之

此句言兵且加吳

廣元石韜字也見者注

雁當作廣宋不

與田豫事同
魏志注中言單
家者非謂單
姓名字來本
作字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

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公能盡亮言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亮者尼者文立論其重諸葛之為人至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硬官翻然去就乎萬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不若雲長乎

亮時付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當先主時但寄以蕭何之任

亮時付臨蒸
亮時付臨蒸
亮時付臨蒸

亮時付臨蒸
亮時付臨蒸
亮時付臨蒸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會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貴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吾法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

史公心齋師改作夷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領覆至此整二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領覆至此整二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青俊之上當如天
有若無德之
言六字按李注
則有志本有而文
志反脫也。此六
字並之傳中亦具
載李注所載志
區指此傳之文辭
而指此亦亦取
此傳作現
則與下句意同
似字解費作損
益為善

駕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
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
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言宣帝率
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
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迥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旌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
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
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曰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
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
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
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
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
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
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引在眾
十駕解
卷字條
未引此

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
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悉

前與郃戰于街亭謾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
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
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

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

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于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戮謾以謝眾上

此本職故
之由也

字云此言是諸
蜀口中語不必
難也

李云自取二字
向未安師按此
自字對將士言

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勲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
業亦不惟坐待凶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
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
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
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
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葭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矣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稀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斯逆觀也於是存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
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其盟好亮曰權有借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蠻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
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
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
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以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不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
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
運 漢晉春秋曰亮園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
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
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
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
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耀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
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

如左元極
於左
有脫不
并二東
有指行
語故
而別之

趙一信曰何干
字如平

十二更未詳
魏書劉劭
信云三更移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叅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表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慰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冲言知其乖刺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志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二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凸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

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日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遣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

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漢中者
後人謂
北魏也

從宋本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

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十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料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入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本徑沔水注多與字能衍文何承天云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天然

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音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况其臣故使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

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正字從宋本此字

版方彙未詳其讀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實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我山詩管樂
有才真不忝
何也即以此
段議論當以
此為注脚

三云人保在其
子孫之朝耳
之天命則曰夷
也

上云不載對
敵國之持此又
申明其真至者
之師也

能子雖通滿
有以焉誤字非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
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
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豐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

傅幹稱諸
葛亮張居
三傑以湖
張死而孔
明不能展
其才矣惜
哉

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
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宋本系在
以下依三
別為一行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
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
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
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選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年二十五建
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亮與兄瑾書曰
喬本當選成都
今諸將子弟
皆得傳運思
惟宜

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

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

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

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

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

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

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

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

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

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仲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

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

京治郡日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則梁益之論京位至瑯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

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

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

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

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

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

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

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

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

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翰林名官始

此即其職

為中郎則

後曰其規

宿衛使才

兼能之士

皆持節焉

後學士代

王言為取

林王人子

客卿之詞

本也

按宋本正

別林耳

行當改仲

廣宋本

陳壽不

以謝字代

蓋以思遠

亦名父之

子而諱之

此其用之

忠厚也

李何疑

孫權致於延熙

十五年二字衍

且止二十年無二

十四年也

董璩正言

恐非實錄

壽在良史

不實以私怨

充公論也

又案姜維傳

稱字子異

此注稱陰謀

此注稱陰謀

以字代行

此注稱陰謀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

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

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

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

一國之政事庸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知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

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

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

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

退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殺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

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圃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

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各志大而

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如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向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

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自餘力

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

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

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

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

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

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

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

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

李云武侯受命
上表即制王者
不奇謀此其識
之非非有所

書字似行

曹參者一

代宗臣杜

付宗目遺

像肅清高

亦以宗目稱

諸葛若作

守目於我

小矣

三國志

卷

後宋本校
疑有脫誤

前識曰未
詳

向子孫家
改高

三宋字
皆作不

魏志卷之六

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
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健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
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賦諸葛之故鄉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塞裳管約變于受命責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
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
何微妙千井齊發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賊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
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蒞事民言不
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自居月諸時殞其父誰能不發憤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
歌餘典懦夫將厲退哉逸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曠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亂爾
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和冠冕以影髯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典
密之子一名安

蜀書五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張皆萬人敵也當蓋州未定先論人才者但重關張而不及諸葛其重而不知矣故孔氏傳後以關張而三人附焉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

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

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

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

李云大抵兩漢之末識義理之人極少加以智勇者便為當世之傑矣

魏氏春秋所說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

劉焉錫有漢書事者望其自注生荆如

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九字從宋本非字從宋本現也

李云此時若有
隱情飾辭必死
於曹之手矣

蜀記語多淺
安忍非不足
信

李云此許鍊
而不差非苟
悅辭而已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
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
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
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郄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
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語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言如
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
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收託為雅言耳孫權遣兵

楊威輔臣贊及
吳主傳皆作士
仁曰蒙傳亦然
傳字誤衍也

裴世期謂

孫權潛藏

禍心助魏

害是為萬宗

子勤王師

都之計極

漢之規於

而止載後

孫氏矣

後見諸葛

瑾信注讀

之浮一大白

而精宜世在

孫氏矣

後見諸葛

瑾信注讀

之浮一大白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
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

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
伏精兵於艤艦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
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

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
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

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見下馬宣令得羽不能克
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
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
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

歷口權送羽首於曹公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追諡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
以諸侯禮葬其屍骸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與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

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家字下為不
及則非也

李方苞西
不安則漢中
不可得漢中
不得則蜀中
不固已土安
不侯破卻之
功也漢中下
即侯斬淵之
效也

子云此漢中之
守所以捨德
而用魏延也
史只作益
應以保蜀
點出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伴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

瑞當作端
魏志楊見
卓傳同書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
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
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
于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瑒和斛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而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超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靈助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害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

從字從元
又字宋本
作八

韓遂不用謀
先抗渭北固
失行並遂欲
中渭南打
半濟亦未
非策若非
變故牛馬
鮮賊及許
斷法打道
與合理
林殆死
則其亮亦幸
自
南當竹由
又案述一清
治是安
國非漢陽
之而
相得所歸不
終名為賊

許褚瞋目矚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今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
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
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
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
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
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
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
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
其小婦弟種雷三輔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槌胸吐血曰關門百口一旦同命
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

許彼若慢宜
公孟起三字
先主亦事所
宜有也作所
辭版中
事情
觀此愈信陳
志之假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竝杖刀立直超顧坐請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

復呼備字明日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

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

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知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

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

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千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

袁曉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始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

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

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德彌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

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

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

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

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

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

庶妻新

漢升字
卿覽作叔
升字子
書行字
如類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

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牀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

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

主人蜀雲留荆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擲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

謀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備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我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曰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入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駭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

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

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下不篡汝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

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

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雲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

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李雲德美
本傳先主
何哉師
高平原相
雲已隨從
別傳謂就
則在建安
五年後此
及不可信
按別傳謂
與先主同
孫瓚不
相見於鄴
初不相違
反也

相見於鄴
初不相違
反也
益州既定
時議欲以
成都中屋
舍及城外
園地桑田
分賜諸將
雲駭之曰
霍去病以
匈奴未滅
無用家為
今國賊非
但匈奴未
可求安也
須天下都
定各反桑
梓歸耕本
土乃其宜
耳益州人
民初罹兵
革田宅可
皆歸還令
安居復業
然後可役
調得其歡
心先主即
從之夏侯
淵敗曹公
爭漢中地
運米北山
下數千萬
囊黃忠以
為可取雲
兵隨忠取
米忠過期
不還雲將
數十騎輕
行出圍迎
視忠等值
曹公揚兵
大出雲為
公前鋒所
擊方戰其
大眾至勢
偏遂前突
其陣且鬪
且却公軍
散已復合
雲陷敵還
趣圍將張
著被創雲
復馳馬還
營迎著公
軍追至圍
此時沔陽
長張翼在
雲圍內翼
欲閉門拒
守而雲入
營更大開
門偃旗息
鼓公軍疑
雲有伏兵
引去雲雷
鼓震天惟
以戎弩於
後射公軍
公軍驚駭
自相蹂踐
墮漢水中
死者甚多
先主明日
自來至雲
營圍視昨
戰處曰子
龍一身都
是膽也作
樂飲宴至
暝軍中號
雲為虎威
將軍孫權
襲荆州先
主大怒欲
討權雲諫
曰國賊是
曹操非孫
權也且先
滅魏則吳
自服操身
雖斃下不
篡汝當因
眾心早圖
關中居河
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
東義士必
裹糧策馬
以迎王師
不應置魏
先與吳戰
兵勢一交
不建興元
年為中護
軍征南將
軍封永昌
亭侯遷鎮
東將軍五
年隨諸葛
亮駐漢中
明年亮出
軍揚聲由
斜谷道曹
真遣大眾
當之亮令
雲與鄧芝
往拒而身
攻祁山雲
芝兵弱敵
強失利於
箕谷然斂
眾固守不
至大敗軍
退貶為鎮
軍將軍

雲字德美

子龍保護
舊恩不殊
丙吉後主
印位當與
吳遇死又
不即賜福
抑何信乎

建興元年

應字扶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

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重。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念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書六 蜀川屯鳳閣 氏關南市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雖編小有二德，臣是以抗衡上國矣。陳壽之評，若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募金不足，募金而為善者少矣。今彼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字以世說 注春校補 宋本元本 作水鏡 梁玉鐸曰 妙一亦作 殊

手云自有肺腸 虛名浮華之弊 自此起矣 按士元 此論東漢之流風 已耳 故世教非務 莫不可也 亦取其 表則足以資獎 功

孔子曰如有所卷
考其有所試矣有
所試而誘之使克
其志勿徒以浮
說眩斯得者多

太平御覽我荆
州先德傳同瑜
領南郡以龐
名重州里所信
為功事任以
大事瑜垂拱而

以皇極幽昧
將隆較其輕重
則取璋不為非

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

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衰貶不

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

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荆州荒蕪人物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

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重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

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

元修在木作

趙岐孟子注亦云放民厥角同師歌舞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
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
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遂巡引
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
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
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
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
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
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
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讓，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
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而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
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
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
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
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
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
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
卿，少明五經，兼通識緯。
學無常師，各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袁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
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使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謂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
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
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建安初，天下飢荒，正
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誥，諱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飢荒，正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
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
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

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
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
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
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
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
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
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
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
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
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
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
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

性疑在

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
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
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
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
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
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
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
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
為左將軍縣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
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
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
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

以宋本

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
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
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眾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
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
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入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
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

老雄後成
若及雄城

此以兩語教迫
宗生求濟門戶

薄瑋而不薄李
康是先生之所見
以其虛名無實用
不為大節

孝直言眩此智術
之士偶有快辭

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亾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
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
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闡先王
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

視四海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反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
論識則始為譽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倫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
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臣松之以為郭隗賢猶以權
計蒙寵泥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

乎法正以靖方隅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間為難何其近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翕至於友
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讓於董卓卓初秉政顯
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
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積棄於世矣
以正為蜀郡太守揚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
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
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

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
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

言如此孫盛曰大威福自下凶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
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
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雷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

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

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
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

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
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
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

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
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當言也

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
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所殺即前所云
邑供僑客考

蜀稱帝為
主公又見
吳社微傳

與難之初推
玄未宜當道
論也

李直才智不下
且猶知真王
室非碌碌程郭
思學附五德者

華陽國志云周
玄德不辨其
吾以奸雄
獨不待正耶

先主初定其
守之固也
許收為

季方將公珠于
魏似無其比者
吳之陸遜步騭
亦漢何媿於將
引何書耶

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
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
危矣

魏武征荊州還於己邛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與孔明此歎相似
故陳氏以程郭比孝直其實實孝直論事決策頗似荀公達也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
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天下如
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
先主乃曰孝直吾
與汝俱去遂退

季方云以士元比荀彧截後此起以典二國之士相當以上相如武侯將如關張
或為伊呂伯仲或與方召比肩皆非當世所有矣

孔明君臣魚水函張恩若兄弟本無可比儼者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三國志三十七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文休夙負虛名為漢室遺老雖無士威名之才猷華子魚王景
與之清望然在蜀中國人望所歸也故次士元孝直之後而風激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

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

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

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

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

守陳畱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

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恚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

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

靖所以名盛
時

兄陳相瑒又與佻合規靖懼誅奔佻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

權以濟佻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

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

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

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

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

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

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鴛怯偷生自竄蠻貊

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

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

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

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

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

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

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

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盜起州府傾覆道路

阻絕元賢被害老弱竝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

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

害及病亾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臣松之以

臣松之以若安時處端吳越與張懼卒顛仆永為亾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

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

文林與子魚景
與人物相等使
處太平猶不失
公望也

慕疑作慕

似以慕者

張巖求

慕法巖孫

以此兩字似

并謂術兵即

歐閩越之國

表術借盜東

其部由文休

迄未可厚非

文林雖曰為容
名滿八區誠長
素氏為命所行
當時誰能預計
伯符絕行廢後
兄弟相繼開吳
河主裁即于李

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

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

臣松之以

玉非有君臣之分
兼仰宗傑希歆
歸命亦與臨准
邀利殊科論者
原其本末可也

此張津當即是
表始使說何進
誅宦官者故云
志匡王室

吳書孫討送
傳注引江表
傳孫策曰昔
南陽張津居
交州刺史舍
前聖典訓
廣漢家法
律者若律
帕頭鼓琴
焚香讀經
俗道者卒
為南夷所殺

宗仲子兄
尹默傳
仲子名忠
劉表使
孝母劉氏
操字孟德
劉琦傳
劉琦使
先王若其

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
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光明顯授
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
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
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
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
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
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
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
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
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

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
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使為
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
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
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
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
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
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
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
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者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于州里劉璋辟為治
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
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
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此注云傷
者宋忠

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
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
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
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
姓便之在郡十載**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
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
將欲歎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

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

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

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

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蹟

之曳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遭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惰是時侍宿武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賦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避逆以同為勝非武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一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親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燦燦煜燦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瞻故上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動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眾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

按靖于章武二年則此書不
又見矣
恨疑作帳
李云頃平如將
改疑作後丹府
元國家故意故
應復于劉子初
文休一生不逾漢
末名士風格亦安
世所不服者以
相與談亦安
輩之不自量
三國志
卷之六
蜀書
王朗傳
王朗字景興
平原華歆
東海王朗
等親善
歆朗及紀
并子羣
魏初為公
輔大臣咸
與靖書
申陳舊好
情義款至
文多故不
載

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擊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

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遺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

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

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

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

聞以竺為左將軍從軍中郎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

將軍之右竺一雍容敦雅而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

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

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

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

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

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

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

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人益州劉

此在中華
將軍軍右
投勸進序
大之也



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擊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

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遠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

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

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

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備撫吏民竺弟芳

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

聞以竺為左將軍從軍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

將軍之右竺一雍容敦雅而翰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

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

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

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

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

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

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

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人益州劉

誰在中華
將軍軍右
投勸進序
次之也

糜家傳

視時舊不度見錄
者度量相越是以
雷因厄而士歸之
者衆也

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
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
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
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
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
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
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
幽州人語諸耿

為簡遂隨
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
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
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
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
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秦
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
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選士用能不
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
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
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
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
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
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

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

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

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遠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

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

之碑銘後丞相亮問泰必以安劉璋時必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必書曰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下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

見必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

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

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

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

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

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必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

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

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

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

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

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

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遠定

其銘先是李權從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

王商事見
上許靖傳
李云善言德

相如雖為封禪
書臨漢乃成未
諸儒共定其禮
蜀士多誇往
道定

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
 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
 之術殺人自生凶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
 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
 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
 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必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
 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
 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
 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
 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
 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

以舟府

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
 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
 猶恥革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巳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
 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
 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
 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
 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
 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
 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

手版曰簿

陳說星野山以人物
 極似康翻之時
 王胡何言蜀人
 虛誕也
 李玄對人虛誇
 誕說皆此類也

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靈而興作
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

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圯胸折而生禹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曰

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

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

祗車出谷口未詳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

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

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

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

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

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

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

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賤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

善人也糜竺一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

知之蓋善人也

漢書地理志蜀
系秦分統于與
見東井參伐乃
魏野星也此云
代則益州分界

學士亦其人
之移云介道
私教引王君
也注叶及野
文信未引

薄靖欲
跡城出降

意乙之

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初四日燈下閱承祚此書大趣簡質而獨推秦子勅之文蓋異于諸傳斯則文

無定體之謂耶

蜀書八

蜀川七鳳

三國志三十八

蜀書九

三國志三十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此卷皆以清節見稱蜀臣之良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

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

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

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畱和者

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

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

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

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

董和並署李嚴
並托賢所以慰士
大夫之心特切耳
若使黃公衡不
是敗隔絕則受
遺當屬斯人不
傷昭烈之明矣
董和並署府
事沐麗使
董軍師李嚴
並受遺詔

李元直事未嘗
同事蓋以其素
信之也

劉先子劉
表列駕後
為紀而古
不將而古
祖述人利殺

劉先子劉
懷反則其加意
子初即高帝
之封雍也

子初粗有華耳
此助而乘之造作
劉葛之語也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
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
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
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
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淮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
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

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劉表亦素
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
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
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
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轡同之豈遊燕雀之
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

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

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
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

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
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

交趾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遊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
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
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
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

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為張與交趾太守上變計議不
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
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
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
為江夏太守不得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
璋遣法正迎劉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
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

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
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
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
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

道元成道

元叔

主記叔作主
主字行劉先
見劉表傳
自乃終不劉
表信注

無此事錢三五
百宜復可以通行
初得一州公私
然其五均之續
以張益德傳中
賜之羞觀之則所
其赴藏就取亦
不然矣

吳嘉禾五年
鑄當五百大錢
赤烏元年鑄
當千大錢
此尚書所典

尊兄又見
魏武化建
安五年注
以別黃姓

眾約若事定府庫白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建安
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而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
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
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
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
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福
既不當拒張飛大其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
悅之德交非其人
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
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
已拔此天祚也弟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
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
亮結為兄弟或相與

有親亮年長良故
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

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雨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
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

語簡而達
蓋通於口
而辨於文
者

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謬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
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

然以謬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謬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謬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

謬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謬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

謬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謬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明公猶父願深為殫鯀興禹

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將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開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鴛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謬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謬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

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

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

為衛尉賀權踐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

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

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

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曾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

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

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

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

三國志卷之六

選宮察以豫教

按此疏已載孔

明本傳則休

昭向觀傳中可

勿重出

既任官省燕統

備衛孔明蓋

用周公立政之

居內也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
 可近吾以為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
 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
 徒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
 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
 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
 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
 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
 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舉之矣允處事為防制
 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

東坡為虎賁
中郎將丞相
駐漢中請為
車祭酒故
休昭為領之

和順公亮者相參
 並在左右則劑之
 使干徐以卷成君
 德無朕不之憂
 出于用意過當
 矣口收之、和文傳
 之教休昭之直三
 者兼濟清而皆同
 出于良寔是也純
 故雖以後主之愚
 亦猶能維持恩
 人也
 此段在中间甚
 為善矣
 守正二字帶上段
 提東下接陳林
 事氣脈仍不斷

之數不過十一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
 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書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
 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官人
 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
 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
 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
 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
 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嗚吠之益於時務
 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
 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
 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
 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

襄陽記曰董恢字
休緒襄陽人入蜀

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則巴郡則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

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

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

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

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

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

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

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

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閣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

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

有令問則亾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

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曰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

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

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

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

以位不相過故也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

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

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

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

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徒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

士伍亾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扶教術則與良
實忠純及少人在
君例喪國之階

上承主指下接閣
已臣主下則教責
于始二句對

季云可慨

先事測蜀存心
故別書

先主宜益物
言與益利

杜祺後而行
奉軍武職中
師將元李莊
傳注

程魏之典也

李云黃霸薛
宣也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眾事無
雷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
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
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恪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
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
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郡
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辭之流亞矣

蜀書九

馬川中鳳葛
氏書同前

三國志二十九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皆得罪而不修者惟劉封也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
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
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
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
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
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

劉單之名失之
太遠是字事
慎始

以元版

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

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

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答犯謝罪遂巡下河上天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中生至季見疑于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恩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

雄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

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

仁以陷難種商白起李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

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

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

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

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

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

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

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若微子去殷智果

陳景雲曰斗

由作升後主一
字升之見魏志
明帝他注古升
斗字易混觀
漢書食貨志
可見

未詞區焉可現
唯及後小子亦有
是以動人者

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恨對曰宵也恨在面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去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與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

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歲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惑心于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請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為議督還建建安二十四年陽平之役先主欲眾保險不占而爭鋒而封敢下山掩戰至使歲徙還扶風曾曰懷怒欲呼黃頭兒來擊之封誠驍將也先主武侯後慮後患而自第彭兼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于

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後魏福又當將共一朝作難則福生肘掖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斬也後如路王珂事相參為証事不取此事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為議督還建建安二十四年陽平之役先主欲眾保險不占而爭鋒而封敢下山掩戰至使歲徙還扶風曾曰懷怒欲呼黃頭兒來擊之封誠驍將也先主武侯後慮後患而自第彭兼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于

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後魏福又當將共一朝作難則福生肘掖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斬也後如路王珂事相參為証事不取此事

如承年者自可不為立傳

三國四十一

仁義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茂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于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兼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兼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兼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兼非故人文適有賓客兼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兼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兼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志廣難可係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疎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兼

立於元板

聞常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季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兼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兼辭于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季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兼言

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于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平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吻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素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

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當作蔣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

與先主並稱公淵固自殊凡士此自謂宜為孔明之貳也

命第十五卷輔臣贊注中作即

吳進好素惡先主漢中以國恩取漢中其家戶多兵士數十倍也

素字毅郭演疑
即亦依之

不勝不廢立以
能也

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
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
連流俗苟王連作司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
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郡士公言國家不任
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
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
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
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
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
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諂曰
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
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備軍經
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
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
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于緜竹嚴率衆降先主
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
賊馬秦高勝等起事于郫音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
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
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起救賊
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

武帝失之于昭平
可最特未
于左右周旋
年以備有失也
武帝失之于昭平
可最特未
于左右周旋
年以備有失也
武帝失之于昭平
可最特未
于左右周旋
年以備有失也

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
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是扶非赴
亦正作赴

使正方賢無難
南則文偉正也

孔明恭遜十命之
後未嘗自其言諸

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勸受九錫只
腹中錄甲也

孤忠即馬忠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
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八
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
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
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喻指呼亮
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
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
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

時懿與會
休會其陳
摩差兩府

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一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
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併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
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
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
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
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

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葉科導人為奸挾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
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孤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
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舍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
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表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
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
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
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
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興軍討虜將軍臣上官維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
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麋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叡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
杜祺行參軍綏成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歸節傳印
綬符策制其爵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

上公九命言
則何所事耶
此詞意欲此
之夫也

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

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
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勒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吹推心從事
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
發病死平常異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
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
免誇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辭之而
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

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鉢提音如北方人名北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
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
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
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謝

曰琰稟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語
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
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
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
則靡寄顏于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
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予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
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
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
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事此固休也
防制區極意
外所不及也至
而者宜別有
思之言

投是而益德不見
望非君臣相信
之深何可移

平既見廢
猶居留府非
公之志也
外量也

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對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

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于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而從亮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史耳楨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細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

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所過燒絕棧道
故棧山道

此相之厚難數十
年追思不忘况
此日乎順逆一明
延雖善善亦善
一此即散矣

素不同謂未嘗
避下之

委去亮如道
命不復來考公
珠松謹遵亮
規不應仍奉
于吳復也

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
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
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于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
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
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
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
今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
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臣松之以
為此蓋敵國傳聞之
言不得與木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詣
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
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
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
亮亮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
蠲賦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
患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師合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
亮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
亮平上亮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
三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
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

何乃無賴自棄
至好然公璞亦有
以致之病案其
後亦自當不能
為取惟勿寄以
重任可耳

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
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
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部收儀儀自殺
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寧太守禮
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女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義廖立以才拔進
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任竝咸貴
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蜀書十一

三國志四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此卷編次最為不倫向朗當與杜微等合傳費
請當與董和等同科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
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
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
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
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禕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
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爵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
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

禕為後
軍師宗
本居外
惟是

榮本

事人之道又其
決也
現後主猶用
則惟選家法之
善可知也

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亮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加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又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患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宇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按下文名
傳不可則憲
字令則
美字以崇本

以字按改
本條

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休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請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于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向宜亦口
元本南陽

救推回少
且詳呂文佳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
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于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

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

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

陵後主踐祚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

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

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身此云三十七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存不在

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

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克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

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各炎而漢年極于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克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一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公則試其書本
馬良兄弟謂之
聖人
李云謖逃亡之事
本傳亡之此又不
詳只一及耳
朗為左將軍時
行丞相事見后
主乘皇后母文
中

亦可謂之貴和

語即漢晉書
之所由作也

宋本
卷之三十一

氏一玉之文
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
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
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
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
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
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
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
闓遂赳赳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
殺令縛於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
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
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博涉史漢之說

此重商幹理亦不
但用公瑾之傳
者府事三府皆
人夫蜀士心也

治類雜薄
惟長史即貴
公相亦猶是耳
志果外物亦
不無瑞乎

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
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
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
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
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
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
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
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
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
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行義如此故請
公以貞良死節
許之不緣李休
言遂與威公一視

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
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
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

翬音忙角反見字
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翬

卒六歲

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
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
洪於州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
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
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
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目下二字
見魏志程
昱杜叢傳

及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
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
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于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
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
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
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
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同書撰作相作
桓均誤當作桓
下裔傳稱桓
張飛子德陽
西下此即指其
事也

魏志胡質
傳張遜詔
質曰僕妻
妾於君何
以相事乎
此

自崇字子恭
茂字步三
不圖之夢生
相假以名考
不取則字
權與

字云此人極有大
臣體

空當作升意
也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壞吾之用

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

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

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

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

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並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

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

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檢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菜以

問占夢趙直直曰乘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非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奄往錄獄眾人咸為

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開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

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

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犒

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

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

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

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

覺寤輒得奸詐象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
令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
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祗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
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
文采過之也

此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
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檢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菜以
問占夢趙直直曰乘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非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奄往錄獄眾人咸為
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開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

桓公宋本

丹府元板作
意李亦改
意

檢是作檢

俱以御覽

御覽無到字

以御覽無到字
御覽無到字
御覽無到字

詩在遷遷
其苦氣

李三詩正論
通論也

如疑作知否則
下或有脫文

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群臣議欲
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
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
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
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暴統之主侯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
公朝虜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義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
非陽之誓杖正計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父正世觀舊物
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開惑矣其黜降
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
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
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
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振威治別
璋也
詩論非
識孔明妙用

李云書詞動人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
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
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
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
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
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
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
為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
後益州諸費有各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
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及石月 毛氏

李以元報刊
府同

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凌遲况庸后乎哉

老至能好學巨達詎非賢少時頗涉獵翻用吏能率一自去長史優游二十年典籍更潛心素檢亦稱焉後進勤誘納重冠皆詣門古義但來講時事都不干遂使廖立口允俗難相鳴致踰八十謬誤手自刊積卷最一隅通借良所便不隨許胡輩矜妒保殘叢多識到文豹沾洽世其傳遺言猶可紀表裏貴和篇

三國多才皆非吾所及向朗好學顧竄比焉系之以詩天假我年庶從所志

蜀書十一

蜀川屯園

三國志四十二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皆以文學見稱其中惟杜微近乎隱逸而譙郤則不免為賤儒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

李云三代以下宰相非有此盛德事乎教教遺言猶足以振起于百世况親炙者

錢大昕曰伯仁君幹仲寶三人不見於三國志有丞相參軍文奉字仲德梓潼人君幹疑即出師表所稱丁也

李云軍旅助勅
之中又何取以德
輔時乎此亦後
世所未講也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
年越雋有男子化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
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備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先主殺在
茂張裕時
不當罪

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涿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反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群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

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子好仇豈怨
之謂師服已為
傳會後人不特
此自喜為知微也
宋明帝之多諱
皆誰使輩欺之
何謂治亂異已乎

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

不知其所以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

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

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懾懾虛晚反其矜已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閱

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

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季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靈帝末爲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譎譎譎音奴交反謹音休表反咋音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

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如氏尚書注今與易皆僅存于正義中

此荀文若曾與孟德言而不厭行者

夫長秋掌一室中命西京或則士人中長用宜者

一兩之制其書如此大長秋則

則可以修周官內事之職仁爲道大祀四小經三即在中士志焉可無述

記作杜穢

錢羊柏先

三十駕齋卷

三史治史記

漢書志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
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益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
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
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
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

宜疑作密

季方云力字上疑脫一字

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
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遠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

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

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祚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入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

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郁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

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

軍祭酒

請敏軍賦而以董允領宿衛外楊洪功留向朗之意故敏言查表

錢古所品又一黃琬

勤達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于時然猶愈于敏俱以其
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
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
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贊大將
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
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
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瓘知其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
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
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
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
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
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
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
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
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
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

司馬二人于思潛
傳則稱字欽仲
傳則稱名似思潛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李云相如王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先主印位
以前周已
為勸學
從事矣

是無元年太子
馬皇太子至八年
冬將琬始卒然
則自琬之存後
已荒廢矣故傳
于建興十四年大
書王簡者汝水
旬日而還其
不恤國事也傷
于外自始也傷
大臣不能正書
以示其後不書
者不可諫則不
是也

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
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
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
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
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
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竝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入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

黃帝曰運行入
陰母今教得入
平地後人誤加
陰字

李云此二策
者不猶愈于
降乎

李云亦豈有
降人天子

以意之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
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
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
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
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
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
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
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
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
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
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係恐發足之
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

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
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
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
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
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
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
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
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
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
祖在信都畏偪于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
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

其所料皆是奔南
亦屬于亡不若此
功之死守君臣共
殉社稷不亦爲四
百年之光乎抑
形之言世祖從之
以破邯鄲也
王郎王郎何同
之昧于義而愚
于術必使世主
新道之轍也

則不然但為已
非魯之入已也
耳

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其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
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上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
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上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
楫併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
所而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塞欲迫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存會情勢代
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疑遠自囚處
下堅壁于敵入致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哉斯言可以立
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窠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
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聞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讐可謂苟
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其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
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上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
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上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
楫併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
所而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塞欲迫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存會情勢代
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疑遠自囚處
下堅壁于敵入致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哉斯言可以立
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窠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
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聞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獲哉禪既聞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
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
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
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讐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其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上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上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併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塞欲迫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存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疑遠自囚處下堅壁于敵入致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窠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聞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
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
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

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獨并于魏
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

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
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

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
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

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
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

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鑿茲顯模周子熙賢同少子同頗

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

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

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停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地裂兔豕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下羿湜之世想玉蟠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傷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康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通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器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山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故自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于家

卻正字今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

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

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

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

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

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

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

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長子熙以下疑
其十字為裴注
裴注之文元
長子熙以下疑
其十字為裴注
裴注之文元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閱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粵秘躊躇紫闥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直偽計
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
輸竭忠欵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懽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

無疑亦馬

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
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
星奇邪蠶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
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
何故哉利匡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
如八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
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
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趨

單字終

以舟府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
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
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
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
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榮乎疊疊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
秋玄陰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
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
披其胸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
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
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
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

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
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穉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
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高嶽之高時聞仲尼
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
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
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
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
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
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
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

林游禽逝不為之眇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

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于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躔叔於之優游美疎氏之

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沉思于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其儻纒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

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

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蘊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固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

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

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亦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

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鱉魚聽之

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儆雞之拊翼也

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于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

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于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

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直逢讒罹誇恐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瑟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

韓哀乘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上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及至駕轡膝參乘且王良執韉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

盧敖翱翔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頤而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群離羣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放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暗夫子于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齋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畏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此宋本補
此宋本補
此宋本補

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微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此宋本補
此宋本補
此宋本補

李云以揚雄比
同可也但多却
董字

陸游善筆
其積人向
子不地
變不知造書者

張璠撰陋言
注家何以取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

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文氣簡嚴不似吳志之浮冗惟譙周御心之傳稍失裁斷將由晉人紀載詞多泛濫耶抑取盈卷快抑此若大夫之文學耶

蜀書十二

蜀川忠貞堂

三國志四十二

蜀書十三

三國四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諸將皆有幹略黃權既為降臣自當附見魏志奈何猶列之蜀書哉當以其子忠於蜀耳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

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

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谷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

先主獎授公衡
故霍弋羅憲皆
不失事君之禮

以元板作拒

主云三國人物地
權處皆合
亦復一
之品為三漢未為
其後也

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
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
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
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
室一主得失縣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休艾爾後其劉土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
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
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
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
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

魏志在
典信上祖
曰卿欲
非慕也

稱蜀事師
老陸氏終心
以初為漢
臣也

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
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
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
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
往者榮感可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一主平安此其徵也

也恐只
作慕字
去秋後
為頭明

凡取精多用物者
皆應天象考太白
入木中而漢兵
莽不害焉
也公衡一將選詞耳
宋書天文志云按
三國史並無榮感
守心之文黃初五年
五月十日壬戌榮
感入木微至二十七
日登百乃山宜是
入木微口公衡
系而以天文為詞

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
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于
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
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
李恢傳建寧俞元人

魏明帝
魏明帝
魏明帝

文真不實不與矣
○崇死國此謂若
推誠之故也

通鑑系覽
云據南中
郡志康降
本南中地名
云來降武
崖征南中
因以名官

先其傳及馬忠表
二傳中皆有南夷
復及事蓋雖詳
公簡不能要其終
不及也

華陽國志曰李
置不韋舉徒南
相呂蒙子孫崇
居之因名不韋
韋其先人之意
說為近

至領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
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
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
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
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
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嵩雍閬跋扈于建
德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寧朱褒反叛于犍牂相亮南征先由越嵩而恢案道向建寧諸
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紹謂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
恢出擊大破之追犍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犍牂與亮聲勢相連南
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
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
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
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漢武
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閬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
嚴與閬書六紙解喻利害閬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

潘眉曰汝北
中興曰季興
武化注引三補

洪錄曰魏漢祚
將移治于季興

此閩又降于吳吳遙署閩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
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
豐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
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
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
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
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
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
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

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
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
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
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閩既
發在道而閩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
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
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
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諸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
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
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
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

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
 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
 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
 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
 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漢陽國志無事字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
 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
 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音建

不音味

馬忠張嶷皆
立廟且知蜀
人之好忠祀也

寧太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調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
 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
 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蓋部者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

平南郡人也

吳志朱然子績傳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口又諸葛瞻嘗表請以閻宇代姜維見諸葛亮傳注案宇與黃皓比見姜維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
 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
 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
 不能用大敗于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

何于於馬王可相對

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
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
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
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
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
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
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
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
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
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

而而字之法
後也才一誤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
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狡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

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

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

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其也亦因不識字故
指疑耳

惟說夫亦不
甚也

今入宋本依
全入

五十餘級凜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因篤家素貧
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疑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祗託以
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

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

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于要厄作石門于門上施林積石于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善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床降討胄疑復屬焉關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特與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其為越嵩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所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早音班

從後漢書

古人亦稱姑婿不
但神婚姑婿也

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
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
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
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
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
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宜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
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
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
既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
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
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
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

李云天有人心
人願晚出不甚見
于諸葛為可惜
耳若引參商事
皆以德雅矯其
故焉之習雅當
中原大任可也

彭率師來歛杖節咸見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
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
軍大興兵眾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
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
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
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
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
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
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
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
之中東西竝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
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

放蕩少禮此居
重夷中故也

張巖字實也
州涪未之秀
順身放意
民夷初祀
隨美北

穀涕泣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
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蓋部者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
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

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
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蓋部者舊傳曰疑風溼固疾
至都浸篤扶杖然後能起李

簡請降眾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
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初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

不違願得緣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
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

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

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蓋部者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
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

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
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
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

名發迹遇其時也

李云張巖其最優矣

蜀書十三

三國志四十三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蔣費姜傳第十四

三人皆繼孔明而起者也蜀事於此結局故取以殿此書與葛相傳始終相配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

州書佐隨先主人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

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舍卒但免官而已琬見

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

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人為尚書郎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邕見補遺陰化龐延

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位原作位
其年倍達
與平年平
諸軍北駐
漢中可也
此書經佳
二字亦通
張有信六
云出駐漢中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
參軍五年亮位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
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
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
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
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
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與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廖主未敏暗
以情之不謹被
許曰罪此以
枕置之見
勝於諸葛

自及必期于當理
此伊傅之心非徒
寬厚能容而已

此即黃公衡所
諫先主者衆論
不為非也
李云琬尚能結
武侯之志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
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
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
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
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
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
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
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
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
闇弱加嬰疾疾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

李云琬猶能用雄
悍不能矣。陳壽
以其未能盡治小
之宜居靜之理為
此耳

按蜀本僻在一隅

必因閩中則義

力可以震動天下

若能克敵則洛

陽皆有動動之

勢今入羌國應

使推之未為堪

心腹中原亦屬

者新無所繫屬

矣昔三即堂反

應王師而丞相

不進行赴利

不流年我之全

身願用于彼之痛

即難入羌蓋即

欲捨其不倍新

右臂仍不階為

進取難勝故不

再往也維先

所規者小矣

野遺跡未

之何計止于略

與東之共

之角之勢也哉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倚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
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
稭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
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
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
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
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
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
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
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
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
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

謂維也
侯考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
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
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
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
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
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
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鄢人也鄢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

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仲謀氣象無異
子也雖形則猶不
免以詩毛連逐
取侮意深未
氣使然幸有百
年之嘆亦亦
從此耶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
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
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于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
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照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
方諸葛恪羊術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
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權甚器之
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
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閏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
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
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舉

志林漢禕
夫以若性之實
簡不防細微事
為降人亦宜
三之見吳志諸
葛恪信佳
此辨論人其事
聖靈靈罪其詳
悉下元極尚有一字
情模糊不辨寧字
為下句也○李門
字向守志字為
續合後之然也

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
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
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敷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琬自漢中還涪禕
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
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
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
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
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
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
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琬固讓
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
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

甲乙論
曹仲本
作會人
仲目

臣上有脫文當
字考字等字為
讀也

食出入不從車
驕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
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

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

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

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

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

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

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

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

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等相率還翼翼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

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

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

所治翼縣界界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翼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

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翼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翼翼中吏民見維等大

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翼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

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翼皆得維母妻子亦以亮辟維為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

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

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

任典侯循字
常於亂漢
碑心於

季方云伯約母
子之間當時已
有異論故史特
表明之

季方云
者在此
簡端

季作保官見
漢書蘇武傳

燕記語厚誼

吳之陸議
亦丞相以
先主之年

亦丞相以
先主之年

亦丞相以
先主之年

李即字承
南見後漢
李輔臣贊

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
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
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
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與軍大舉
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
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
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

費禕則當及夏
未遑外事之時
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
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
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

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
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
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
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
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
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
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
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
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
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
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
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
功我軍嚴祀言于
謂曰民庶感涕時
力竭不能不相惜
此小用也
此胡濟又一非胡
胡濟度見筆
和傳注稱石中
封成陽亭亭
遷中監軍前
將軍始維來
征而依克物
刺其此下云
指漢中胡濟
則即維度也
蓋田失期不
去貶官
鄧艾得自隴西赴
關中之急故委相
以向擊破費郭
身斃故智

武侯不惟魏
廷也中兼
能不陸維
斷隴西可
惜
李云自武侯
不能連年出
師故維用兵
爲已盛矣
宋本作復出
西守狄道長
簡舉城降

不得入平
者亦以入平
地也見上
孫周信

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
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
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
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
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
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
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
沓中維本驍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
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
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
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
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宜立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

老謀勝策
此論於此
以請若若
事乃不重
時宜以此
明生石亦
未必不用
此系

將舒降賊
致失漢口
事以中
也伯仍
陰手保
劉使無
世世
作人者
以知此

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
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
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
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
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
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乘虛襲城僉
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
開城
出降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
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
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
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武侯之報
耕渭濱
伯約之
中種
斥屯田

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

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

廣漢邛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千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

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

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

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

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于樓壇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

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洗陶朱公泛舟

絕迹金功係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

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

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祕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

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

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主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

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

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歸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

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與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異理外之奇舉不

亦聞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

得進已議還討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

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歸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

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

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勝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

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

削不復料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

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善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

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

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勝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

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

削不復料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

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善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

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

蜀上表有社

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
以為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正在好學與儉素耳本
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准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卻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
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
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

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

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葦爾而可屢擾乎哉于寶曰姜維為蜀相國古主辱

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屢歎陳壽措辭不恰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為楊戲之贊而設也

蜀都賦云匪葛匪姜時能是恤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

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

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鄆

郡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為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

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

異計未知所知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

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先主傳亦崇拜

安得從如和南者
同相耶然吾所
兼者向巨達也

李去武侯云不伐
五業亦出壽亦
思乎且蜀之亡也
以黃皓亂政非伯
約難兵之罪
李去武侯是壽
意蓋以公瑾有
則魏之故耳師
皆之是詞
師按官中府中
理民治戎立國一
不可兩合伯約
立後主命其
本已推加之政刑
非昔不能使
其敗上却之使
于街亭伯約但
知失文偉之助亦
可以為有為也
志士為之深

此本

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邵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正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通歸蜀，盛相譏貶，准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邵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葭爾而可屢擾乎哉。于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屢歎陳壽措辭不詳，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未卷則特為揚戲之贊而設也。

蜀都賦云：匪葛匪姜，時能是恤。蜀書十四。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鄧張宗楊傳第十五。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郡閭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知。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先主傳作景祥。安河從如和南者。問相即然吾所。慕者向巨達也。李云武侯云不伐賊。王業亦出壽之。思子且蜀之亡也。以黃皓亂政非伯。約賄兵之罪。李云敗得是壽。意蓋以公孫有意。因魏之故耳。師。按此皆承祿在。師按宮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國。不可開今伯約。立後主有蔽其。本已搖加之政刑。非昔不能使。其敗上却之。其。三街亭伯約但。知失文律之功亦。不復可有為。志士之深。

蜀書十四。三國志四十四。蜀書十五。鄧張宗楊傳第十五。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郡閭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知。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左揆張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方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李云考也是起下口氣

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弩于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劍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官將是石口
稻大將軍非
征軍字臣衍
大官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蓋部者舊傳曰浩字叔明治津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譚梁漢中李劭蜀郡張霸并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

浩後漢書作勝

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
 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
 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常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冀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婪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
 重千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
 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
 欲閉門綱又于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
 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一千石
 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季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
 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
 偷生叨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
 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
 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而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溫然當條各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械名汗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
 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真所過絕故不得侯
 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二百餘人
 皆慕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諡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
 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

時似當作持

人臣處此
地必有用
心者勉矣

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恃法嚴不得殊
 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
 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
 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
 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
 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

張翼之序他
俱占伯約
論不合道
人助伯約
能成功

永安益守則
固中者力又
失此則蜀
優于吳盟
時公珠未
名于事勢

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
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
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
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徽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
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
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
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
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
見敬亞于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
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和覽元板
通鑑作畫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

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求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竟迹營輪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

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

但少一死國亡之日胡不引决快哉少以假作道耶

四十四

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于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
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
耀五年姜維率

眾出秋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
于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

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
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
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
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庾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
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

伯約於此不如公
遠矣

同傳身長八尺

文選注卷一百一

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
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鞞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鞞無行見
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
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庾降後將軍先戲沒
祁汰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
牽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聞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
義謂寧為兄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檄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惡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于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遠察

李云密父子
未款誠俱足千
古

李云密父子
未款誠俱足千
古
則已之所述曰先
手傳者明其避詞
實以文然所積代
已叙傳也乘火先
龍談史漢而為承
下吾猶取其區區
乃心辨正固其具
者也

臣李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通慢郡縣偏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舊猶蒙矜憐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
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行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繁桓有所希冀但以
劉印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
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媿侍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
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
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蕘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上孝思惟則勸議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
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
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
十四卷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之後卒者
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
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髮髯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與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

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
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
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
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
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儁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
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
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
世歷載攸興

宋本連下
昔文王云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谷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赴赴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
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竝致姦慝悼惟
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

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算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

李云風字脫
長字韻
至三國而
言矣矣

注字科
年父

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欬欬文武當官理任術術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鄢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矣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王柱

引他書者

明其言明微昭

指玄首易林

為尤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

玄為丞相西曹今史隨諸葛亮于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

賴玄據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顯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

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楊儀

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

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邢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

曹屬典選舉顯

死亮垂泣三日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

酒後援引圖識勸先主即尊號踐祚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

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樊相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

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壽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于涪

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

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

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

周羣本傳云字仲直引以異

黃柱毛作王

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穰穢遂事成章備任東隅末命不祥哀

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魯義陽人也隨先主

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各官亦至尚書

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

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維鄆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于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奸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于猇歸遺害于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

牛嗣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郾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掾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及叛之心幸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茲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益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封邈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後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于州黨不如姚伯仙字子緒亦閬中

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于武功病篤後主遣福首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馳騎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于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叩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

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郡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文進奮身同此顛

三義彊

能為此又不負

公孫傳言密未發

主者是也公之謹

慎無口傳之理

飛字子衡

也當作耶

及

飛字行

沛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為庶人 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皆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義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于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宜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美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醉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祁李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偏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

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譖開城詣普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

于篇

益部以下疑皆表注宋誤同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季廉稍

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

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

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

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

傷天下三分不燼
統始子荆州失用
侯敗故以三叛
之并及却普者
呂蒙襲奪南
三郡荆吳之要
所由成也畧孟
連而專言此意
有所屬矣先之
以馮張陳者恨
其不能報吳胎
烈由外崩殂也
然有良子而夫
若後主之考考
昭烈不可謂有
子也
按開侯傳作
傳主仁而贊止
曰士仁則其人
姓士傳字衍也

司疑作同

曾華陽國志作習遂字从宋本

四字叛臣故稱名

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于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通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郵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

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抗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始罹世難云

李云予讀蜀志畢為之慨然三嘆夫劉氏立國微矣然四五十年之間人盡其用夫抵清素節約忠毅果烈之士為多且一二之士皆蜀產也豈信其時才則美哉蓋劉葛君臣之間推誠樂善軒豁無猜惟才是取固有親故疎迷而孔明方秉淡泊之操厲鞠躬之節以先之史又稱其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

奸人懷自勵夫如是則雖貪夫弱顏孰不奮起况巴土山川奇麗文翁以來世習文教因以禮義鼓之所謂齊一變至于魯一變至於道才為世用有勇知方

庶幾有陸續之烈

隸釋祝睦劉寔二碑皆有古書

意在不群承祿自善信乎其不群也

大字行

羅宋本

其所也夫以區區之蜀而彈用其才抗衡天下乃有餘裕若治天下而猥憂
無人豈不悖哉

右臨義門先生三國史批本

曹魏

時甲戌菊月

蜀書十五

西川中鳳樓
氏圍印

三國志四十五

